

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卡塔林·考里科自传出版 我父亲是镇上的一名屠夫



《突破：我的科学人生》
[美]卡塔林·考里科 著 李敬 梁贵柏 译
译林出版社

我的家人喜欢讲一个故事：一个我已经不记得的时刻。

那时我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脸颊胖胖的，齐刘海，金色波波头。我站在儿时的院子里，父亲在我面前开始屠宰家里的猪。这是他的工作，他的职业。他是一名屠夫。这是他谋生的方式，也是他养活我们的方式。他从12岁起就做这门营生了。

我父亲把宰杀好的猪肚皮朝上放在砖砌的平台上，这样可以防止它沾上泥土。他手持一个类似于喷火的木制火把烧掉猪毛。他切开这头动物的长长的腹部，把手探进去，小心翼翼地取出内脏，以免弄破。一坨肠子闪着油光。然后他举起斧头，沿着脊椎将这头动物劈开，平分为两半。这时我面前的东西已经不再像动物或者活物，更像是一种产品。最后，他着手把它切成一块块鲜红色的猪肉。

对于比我大三岁的姐姐苏珊(Zsuzsanna)来说，这幕场景太难以承受了。我叫她佐卡(Zsóka)，她并不娇气。毕竟，这是战后的匈牙利，娇气是无人能承受的奢侈品，更不用说像我们这样勉强糊口的劳动家庭了。但此时此刻让我着迷的东西似乎没有对我姐姐产生同样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还是被迷住了。

想起我当时的样子，我父母常常会笑出声来：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面前的一切——动物内部的整个复杂结构。所有这些不同的部分，它们曾长期协同工作，使这个生物得以生存。似乎它们蕴藏着的所有神秘和奇迹，我终于都看见了。

对我来说，一切就是由此开始的。

虽然我已经不记得小时候看着父亲工作的那些时刻，但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周遭的世界，记得我儿时的情形。

小新萨拉什(Kisújszász)位于匈牙利中部，大平原的北部，这里是黏土地带，草原广袤。这是一个中型农业城镇，人口约为一万。这里并不像某些城镇那样与世界隔绝，至少我们镇还是铁路沿线上的一个站，什么地方都能到。此外，通往布达佩斯的主干线4号公路也穿过我们镇。镇上有几条铺过的路，但我家门前的路是土路。

我们家很简朴也很小。这栋房子实际上就是用周围的泥土建造的：黏土和稻草，压成土坯墙，粉刷成白色，然后盖上厚厚的芦苇屋顶。我记得，芦苇已经晒得褪色了，看起来就像一顶蓬乱的灰色假发套。

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这栋房子当然不止这一个房间，但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其他房间都太冷，只能做储藏室。我们都住在有暖气的房间里。

暖气来源于房间一角的锯末炉，这是最便宜的取暖方式。

炉子由铁皮制成，直径约半米，就像普通的铁桶，中间是圆柱形的炉膛，填满了锯末。我们从附近的一家木制玩具工厂收集锯末，用马驮回家。到家后，我们把锯末堆放在仓库里，堆得比我父亲还高。夏天，我们必须定期检查，以防这堆东西开始自行产生热量；众所周知，锯末是会自燃的。

锯末炉越烧越热，有时我母亲也用它来煮饭。炉火旺时，外面那层铁皮会被烧红。佐卡和我很早就明白要跟它保持距离，以免烫伤皮肤。不过，我们俩每天早上的任务就是把炉膛用锯末填满。这活儿很难，必须小心行事。就像我们做的许多事情一样，这并不是一件家务事——至少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说的那种家务事。这不是父母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也不是我们给家里搭把手而已。这是一件必须做的事，如果我们不做，全家人就会受冻。

房间的中央放着一张大桌子。我们在这里做饭和吃饭，有时会召集家庭聚会，举行热闹的庆祝活动。在这里，姐姐和我一起做作业和读书，一起帮母亲用鸡蛋和面，擀出新鲜的意大利面。

每天晚上，父亲都会站在桌首，给我们每个人分发晚餐。

二战期间，他在军队服役，为前线数以百计的士兵做饭，精准地分配食物。直到今天，我仍记得他把意大利面舀进自己的汤碗里的样子。他喊道：“战时前线的战士们！”然后，他伸手去拿我母亲的碗：“战时后方的战士们！”然后，他拿起我的碗，接着是我姐姐的碗，给我们两个孩子舀了最少的分量。“和平时期的战士们。”他平静地说。

最后，他微笑着给大家都加了点面。当下的日子可能很艰难，但他经历过更糟糕的时候。每个成年人都经历过。

旁边是我们睡觉的床：我的和佐卡的，我们的父母的。几张床挨得很近，夜里，我们伸出手就可以碰到彼此。

外面不仅是我父亲的熏烤房（那里挂着香肠，黏稠的油脂被辣椒粉染成橙色，滴到地板上），也是仓库，那里又养了一头猪，那将是明年的肉。院子里，鸡在啄食，还有几个菜园。大的菜园里种着我们吃的东西：胡萝卜、大豆、土豆和豌豆。菜园里，什么成熟了，我们就用什么做饭。（用辣椒粉调味，就像做那些香肠一样——总是用很多辣椒粉。）佐卡和我还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菜园。每年春天，我们把种子播撒在地里。我们还很笨手笨脚，但我们干活时很轻柔，轻轻地用土埋住这些种子，然后几周后——我们看着嫩芽破土而出，向着阳光伸展。我们还种了果树，有苹果树、椴树和樱桃树，搭了葡萄架和凉棚。

院子里还有花：蓝色的风信子、白色的水仙花和紫罗兰，连同盛开的玫瑰，让这个简陋的家看上去有点像伊甸园。

几十年后的某一天，遥远的大洋彼岸，在一个我年幼时未曾听过的、名为费城的地方，我会一条宽阔的郊区街道上安家。在那里，我会找花来种。我努力寻找白色的水仙花，只有到了那时，我才明白：我找的不是某一种花，而是这些我还是小女孩时就熟悉的花，这些记忆中我母亲栽培、打理的花。

在镇子外面，有一片我们自己种的玉米，我们用锄头松土，锄掉杂草。我们间苗，把野草拔出来，用牛粪给土地施肥，然后收割庄稼。我们用玉米粒喂动物，用秸秆在厨房生火。

一切就是这样：什么都不会浪费。我们从树上摇下核桃，吃掉果仁，用剩下的果壳生火。多年后，塑料才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多年后，我才有了“垃圾”的概念，才明白有的东西毫无用处，可以直接扔掉。

我们没有牛，但邻居有。每天早上，姐姐和我都会提着一个空罐子跑到邻居家，装满刚挤出的仍温热的牛奶，早餐时喝一部分，剩下的做成酸奶。冲洗盛过牛奶的玻璃杯时，我们会把冲洗的浑水倒进猪的食槽，它贪婪地舔得干干净净。

内容简介

卡塔林·考里科，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改写历史的mRNA疫苗技术的奠基人，全世界最伟大的生物化学家之一。她是匈牙利小镇上一名屠夫的女儿，在没有自来水、电力不足的土屋中长大，因对自然深感兴趣而立志成为科学家，这个志向指引她考入匈牙利最好的大学塞格德大学，进入最好的研究所。后来，她举家迁居美国，继续追逐梦想：用创新的mRNA技术，重塑医学的未来。在这部自传中，卡塔林·考里科用朴实的语言讲述她的成长、家庭、科研工作，讲述她如何克服困境、突破自我，讲述她的信念和力量源泉，也鼓舞所有和她一样怀抱梦想的人，勇敢前进，执着追求。

作者简介

卡塔林·考里科
(Katalin Karikó)

塞格德大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兼任教授。生物化学家，专攻RNA介导机制。2023年，凭借在核苷碱基修饰方面的发现，考里科与德鲁·韦斯曼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国学之道(15)之思想观念

(2)自生自化 生成、派生之“生”也好，持续不断生成变化也好，即“生生”尽管有各种不同规定性，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不变的思想观念，那就是万物各自生、自化、自变、自新。这一思想观念体现在不同的“观”中呢。也就是说，万物的自生自化也是“生生观”所要揭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观念。“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易传》语)，“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礼记》语)，“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王充《论衡》语)是中国古人普遍信奉的道理和精神。

万物的自生自化的思想观念具体反映在“阴阳观”之中。无论是孔子的名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还是荀子的名言“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荀子·礼论》)，他们所要申明的都是万物自身的阴阳相互作用而促使了万物的生成变化。所谓的天地不言不语而结合交感，实质是谈阴阳二气的结合交感。换句话说，天地即阴阳二气，而阴阳二气乃为生命所本有，所以，“天地合”就是“阴阳接”。“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天地合而万物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所要强调的观念并非是天地“生”万物，而是指万物之“自生”。强调“天地合”就是“阴阳合”的目的，正是要突显万物的自生自化的思想观念呢！

阴阳合一定是指万物各自的阴阳之合。万物自身的阴阳组合而有了自身，此乃“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地合而万物生”的本义者也。而“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语)的本义也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才是。万物各自的“阴阳”生出了自己，这就是“道”的世界，就是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

“生生之谓易”(《易传》语)的“生生观”所要阐述的也是万物自生自化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生生之谓易”实际上是在谈“静动”以及“生成”的问题。道家的老子将其归结为“道德”问题。第一个“生”是指“道”；第二个“生”是指“德”。“道生之，德畜之”(《道德经》第51章)，此之谓也。老子所谓的“道德”是有其特殊所指的，不是在谈论伦理道德的问题，而是讨论包括“万物负阴而抱阳”在内的万物生成的问题。在老子思想那里，“道德”都代表万物“内在本质属性”。所谓“内”就是“静”的意思，就是“未发”的意思，就是“看不见”的意思。恰如“种子”有生命之性，有生命能量，但它看不见，处于“静”和“未发”状态者也。然而，“种子”却有生成的能量和属性，有了条件就会生发出来，即“动”起来。“生生”即是“生成”者也，即为“道德”者也。老子的《道德经》是讨论“无有”“体用”“一多”“生成”等问题的，故而，《道德经》又可被称为“《无有经》《体用经》《一多经》《生成经》”呢。

由上可知，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源头的《周易》，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干的儒道两家，都在宣扬一个共同的思想观念，那就是万物的自生自化。值得注意的是，“万物的自生自化”实际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直观”的思维方式与“无神论”的价值观念。

不能简单的认为“生生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特征，或直接将中国哲学概括为“生生哲学”就完事了。也就是说，不能够以承认不承认天地自然的物质世界是否是生成变化这一观点来概括中西文化的不同特征。你能说西方哲学不主张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吗？“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赫拉克利特语)是西方人千年来接受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也在强调一切都在流动和变化中。当然更能代表西方哲学的当推柏拉图思想。我们在进行中西文化思想比较时一般是在这一范围内进行的。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不会否定物质世界是运动变化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文化认为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是有一个在其外、其上的一种“理念”“精神”在起着作用的。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始终认为“物在动”，且不靠物以外的任何存在去推动，“物自动”者也；而西方传统文化则认为“物在动”，然是靠物以外的存在在推动，“物由他者推动”者也。这才是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别所在啊！

“物是自动”所引出的一定是“无神论”，而“物动是由他者推动”所可能引出的一定是“有神论”。中西文化的千年发展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生生观”所强调的“万物的自生自化”发展出的是无神论思想；而西方传统文化的“理念论”所强调的“万物由他动”发展出的是宗教神学论。而这又构成中西文化一个非常不同的文化特征呢！

要之，“物动且自动”与“无神论”才是“生生观”所要呈现的更本质的道理和精神呢！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154)